

⑨ 叢文明黎

學文界世 賞鑑著名

集 一 第

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◎ 叢文明黎

學文界世

賞鑑著名

集 一 第

857.8—4 (32—115)

(一) 賞 鑑 著 名 界 世

等 斯 提 萬 賽：者作著
等 穆 姜：者摘書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：者版出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：銷經總

八之號七五一段二路義信市北台

號九十四段一路南慶重市北台

樓大化文號七〇一路南森林市北台

司公限有業事刷印都中：者刷印

號七四三段五路東京南市北台：址地

版出月九年一十六國民華中

元 十 二 幣 台 新 價 定

號一六〇八一戶帳撥劃政郵

號九七九一第字業台版內記登業事版出部政內

印 翻 准 不 • 有 所 權 版

前言

世界文學名著，真可謂一片浩瀚；尤其就小說而言，又尤其是歐西小說，雖遲至十四世紀，始於意大利鮑卡西奧的「狄卡米龍」（十日譚）而初具雛型，却因文藝復興的帶動，蓬勃發展，勢如江河，成為近世的世界文學主流，其著作每部恒以數十萬乃至百餘萬言計。論其價值，文學史上多有定論，於人類文化之卓越貢獻，尤屬不可估計。

然而二十世紀的今日，此一人類共有共享的光榮遺產，已因時代激烈變化而遭遇行將塵封的命運。作為現代讀者，對於這些大部頭的文學巨構，固然無不認可其價值，並滿心嚮往喜愛，但苦無充分時間閱讀，甚至視為畏途，如此情狀，確有令人無可如何之憾。因之，節譯本遂告應運而生。但現代生活之匆忙、緊張，日益加劇，即節譯本的閱讀，亦仍不勝其負擔。本文化公司有鑑於此，因特約請國內名小說作家，各就所愛，或專事研究之某一世界文學名家，選其代表作予以精縮，並加分析及評介，務使讀者以最經濟的時間，不僅盡得一部巨著精華，且對作者其他著

作及其藝術生命悉獲認識與了解，使由欣賞進入鑑賞，此無論對一般愛好文藝的讀者，抑或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，小說寫作的作者，相信都有莫大的幫助與裨益，而於世界文學名著的推廣及其價值之發揮，必也不無貢獻。這就是本文化公司決計大量編印「世界文學名著鑑賞」叢書的初旨，尚望文學界的先進與朋友惠予指教。

前言

唐・吉訶德傳……………	西	賽萬提斯著	一
賽萬提斯及其唐・吉訶德傳……………	姜穆書摘及評介	望	
傲慢與偏見……………	英	珍・奧斯婷著	五
珍・奧斯婷及其傲慢與偏見……………	楚茹節譯及評介	二七	
泰綺思……………	法	法朗士著	三五
法朗士及其泰綺思……………	劉慕沙書摘及評介	一七一	
憂愁夫人……………	德	蘇德曼著	一七九
蘇德曼和憂愁夫人……………	心岱書摘及評介	二九	
悲慘世界……………	法	雨果著	二二七
悲慘世界的欣賞……………	牛膺書摘及評介	二二六	

傳德訶吉·唐



著斯提萬賽 西
摘書穆 姜

拉·曼却這個小村莊，曾經出過這一位「武士」，有人說他叫圭桑大，也有叫什麼的，不過後來我們知道他叫吉亨大。

拉·曼却的吉亨大，原是有閒的鄉紳，一有空，就拿有關騎士的書來讀，入迷時，把甚麼都全忘了。他是特別喜歡費利西愛·特·西爾佛的，他說話都要學那種優美的流暢的筆法。

爲了他的愛好，他常與村上的牧師和理髮師尼哥拉司務爭論哪位騎士較好的事情。他對於自己的意見總是非常堅持，而且也懷念那種世界。

爲了那些書，他是完全失掉理性的了。他的腦裏起了一種奇想；爲了公衆的福利，他應當去做遊俠騎士，把書中所寫的遊俠騎士做過的，都一一實行起來。

吉亨大是一個說做就做的人，他把家裏發霉的盔甲拿去擦淨，修補了頭盔，並找來了一把矛，加以試驗，一切都認爲妥當之後，第二樁事情便是找他的駿馬。

他的駿馬原是瘦骨稜稜的，但在他的眼裏，算是很好了。化了四天功夫，才把一個出色騎士的坐騎取名洛稜喃提。馬的名字取好，又化去八天才爲自己取了個吉訶德的名字。仿照那些古騎士，他便把地方的名加上，成爲拉·曼却之吉訶德。爲了急於行俠天下，等一切都準備好了，他就爲了伸雪天下的冤屈，而從拉·曼却地方出發了。

一路上都很順利，沒有甚麼事發生，只是有事他也不能管，因爲他想起騎士的法律，如果未受封而行俠，那是不合於騎士的法律的。因此，他必得受封誥不可。

爲了不被家人發現，他是晚上悄悄離開家門的，直到天黑了還沒有吃喝。很晚了，他勢必找一處堡砦，把自己安頓下來不可。正於此時，他發現前面有家客棧。那客棧在他的眼裏，就是堅

實的堡砦。

吉訶德先生誤把那牧猪者吹着的蘆笛，當成了歡迎者的號角。他以為那是向砦內報信了，歡迎一位無敵騎士的光臨，是必須經過這番禮節的。果然，到了堡砦之前，有幾位散步的妓女，他也把她們當成歡迎他的淑女。沒想到那些人見了他就逃，因為她們根本沒有見過這種奇怪的人。名媛的行爲，引起他大光其火，好在不久店老闆出來，才沒有把事弄得很糟。

店老闆看他那副怪打扮，生怕闖出禍來，所以對吉訶德先生特別的客氣，而吉訶德先生也把老闆當成長官的禮遇。

「你在這裏住是沒有問題的，但只可惜沒有床。」

「我是甚麼都可以，卡斯脫拉諾先生，因為『武裝就是我的裝飾，戰鬥就是我的休息』。」卡斯脫拉諾是一名大盜的名字，對於吉訶德的惡作劇，店老闆不敢如何。商人嘛，和氣生財，不要鬧事就好了。當下就拉了他那頭世上無雙的洛稜喃提到馬廐去，並且讓他住下。妓女們也幫他卸下盔甲，在那店裏住了下來。

飯後，把店東拉到馬房裏，吉訶德先生兩膝跪下，懇求店東爲了人類的福利封他的騎士銜。他說：「你要是不答應，我是不會起來的。」

店東知道這傢伙已是瘋了，於是將計就計的存心作弄吉訶德先生一番。店東自己胡吹法螺，說自己也是騎士和強盜，幹過驚天動地的事業，也黑過良心劫掠姦淫，只是現在收心了，不再幹那些事，而且因爲自己是個遊俠，所以過往的騎士都加以款待。最後他答應了吉訶德的要求——封他的騎士。

「你身上帶錢了沒有？」店東問。

「在騎士的歷史上，我沒見過他們帶錢。」

「這你就錯了，凡是騎士都帶錢，只不過書裏因這些都是小事，所以沒有提到罷了。」店東好心的囑咐。「以後千萬記住要帶錢，以備不時之需。」

關於這一點，吉訶德衷心的接受。

接着店東說按照儀式，封騎士要到禮拜堂舉行的，只是禮拜堂剛好拆掉重建，那末就簡單一點也可以。所以囑咐吉訶德好好的守住盔甲。

入夜以後，吉訶德先生照着吩咐，在廣場上，提起矛子，以莊嚴的心情，在馬槽裏守起他的盔甲來。

正在這當口，住店的腳夫想要打水飲驢子。他不明就裏的把盔甲挪開。這種侵犯是吉訶德先生不可忍受的，警告無效，他提起矛來，向那腳夫刺去，一下子就把那腳夫打倒在地上。這樁事體剛過，又把另一個同樣要取水的腳夫打倒。

這兩件事引起那被打倒的人的同伴們公憤，圍起來攻擊吉訶德，幸虧被店東說明和勸告，吉訶德行俠的第一仗才算是光榮勝利的結束。

店東想：這樣胡鬧下去，也不是辦法，所以便決計封了他的騎士銜。於是店東找來那幾個妓女，在田野上，舉行了封誥的儀式，吉訶德千恩萬謝的，謝了老闆及店裏的幾個「名媛」，擁抱了店東，便騎馬開始行俠去了。

路上，想起店東的吩咐，他必須回家去置辦些東西，吉訶德先生便隨洛稜喃提信步向拉·曼

却地方走回去。當他打森林邊經過時，忽然聽到悽慘的呼救聲，吉訶德提了韁繩，進入森林裏時，看到一個鄉下人抽打着爲丟一隻羊而吊在樹上的孩子。這件事使吉訶德先生非常生氣，當下便吼道：

「無禮的騎士，你不該這樣對付一個不能自衛的人。你且騎上馬，拿起武器，我要讓你知道你的行爲是懦怯的。」

鄉下人看到吉訶德那身打扮，自忖沒命了，便好話說盡，並申訴那孩子是他的僱傭，打他是爲了他丟了一頭小羊的原故。而那孩子雖然吊在樹上，口裏並不饒人，他說東家是爲了賴他的工錢，才誣賴他丟了羊的。

「你敢於撒謊？我頭頂的太陽知道，不用多說，趕快給他的錢，放了他，否則我就結果了你。」鄉下人垂頭喪氣。接着吉訶德又問那孩子，他的東家欠他多少錢，孩子回說九個月工資，共欠六十三個銀角。吉訶德命令鄉下佬給他。那鄉下人在性命交關中，只好應允，不過他算一算，扣了吃飲，治病和穿衣及丟小羊的錢，實在不應該給這麼多了。吉訶德聽了這話，大喝的說：「他欠你的，都被一頓打抵銷了，所以你應當給他六十三個銀角子，一個也不能少。」

鄉下人無奈，也只好答應了再作道理。吉訶德先生對這一樁順利進行的好事，是非常圓滿的解決了，未料他一走開，那個鄉下人就更加暴烈的虐待起孩子來了。

吉訶德對於他的行俠是非常的滿足的，才離開森林不久，就碰到他認爲是一羣遊俠騎士的商人，吉訶德橫槊勒馬，站在路中央，要那些商人承認托波左之達辛泥亞是全世界最美的美人。等那位喜歡惡作劇的商人之一，作弄得他火起，而與之廝殺，未料洛梭喃提失了蹄，倒在田裏，

最後被那性情暴烈的商人打得遍體鱗傷，倒在田裏起不來，雖然他想盡了所有騎士遭遇劫難的記載，也沒有他這麼糟。幸好遇到村人彼得·阿龍索把他救回家去，否則，吉訶德先生還得躺在地上想騎士被救的一些情節。

彼得·阿龍索爲了吉訶德的面子，在村外等到天黑了才回家。正巧，他的好友牧師，理髮師尼哥拉司務在和吉訶德的女管家、姪女兒爲他失蹤的事在咒罵那些騎士書，在懷疑吉訶德是受了它們的壞影響時，吉訶德回來了。他們把他安頓好，而吉訶德滿嘴都是行俠仗義的戰鬪。這就使他們的懷疑有了根據而獲得了證實。

爲了吉訶德以及後人，他們決計把那些書焚燬，除了一些詩集和正當的書以外，一房子的妖魔鬼怪在四個人的審判下，付諸一炬。

回到家裏後，他平靜了一些日子，經過幾天的休養，吉訶德的身體復元了，他並沒有忘記只有騎士制度復活，天下才有正義和平的這件事。爲了店東的吩咐，他選定幫工桑科·判紮做他的侍從。爲了桑科·判紮，他的確費了些唇舌去說服他，並且允許在吉訶德的遊俠中，征服第一個海島，就委桑科·判紮作總督。吉訶德明白桑科的爲人，只能利誘而不能以理說服，因爲他是那麼現實而貪婪。

那美麗的遠景在誘惑他，桑科·判紮準備了些行李，租了一匹驢子，兩人便不告而別的悄悄離開拉·曼却。

經過好幾天的行程，都沒有甚麼不平 and 冤屈需要吉訶德爲之伸雪的。

這天，他們走到一個有三四十架風車的地方，吉訶德對他的侍從說：「你看到那三十多個可

怕的巨人了嗎？我要把他們的性命收拾了，也算替上帝効了一點勞。」

「先生，你別弄錯了，那只是風車。」桑科·判絮說。

吉訶德哪裏會信一個僕從的話，他堅信那是巨人，於是他平提了矛，馳着馬，向風車衝去，結果矛被風車捲斷了，人被打倒在地上，幸而桑科·判絮把他救了起來，然後兩人憤憤而去。

凡事，他都照着那些騎士書所描寫的作爲幻想的藍本，矛沒有了，吉訶德要照西班牙騎士落加斯之狄亞哥·佩累斯打仗折了刀而拔樹爲武器的故事去拔一棵橡樹，後來終在林子裏折了一根枯枝作爲武器。

天黑了，吉訶德他們在樹林裏住了一夜。在這一夜裏，他不吃不睡，吉訶德決計以相思他的愛人來代替飲食與睡眠。

天亮後，主僕兩人向拉派司峽口而去。

路上，吉訶德告誡他的侍從，在他作戰時，千萬不要介入，因爲在騎士的法律裏，是沒有僕從介入騎士的戰鬪的，談話之間，前面來了兩個聖本泥狄克特教派的僧人，兩人戴了旅行面具，後面跟着一輛馬車，車上坐着比斯開萊的婦女。

騎士書上常有強人劫擄婦女的事，吉訶德相信這是一樁天大的冤屈。於是上去向僧人搭話，瘋言瘋語的，他完全不聽那僧人的解釋，便提矛刺去，還虧其中一人已溜下馬來，另一個人逃了，要不然真會鬧出人命。

桑科去剝那落馬僧人的衣物作戰利品，吉訶德則到馬車前，對那太太說他救了她，但不要她報酬，只要她向絕世無雙的托波左之達辛泥亞之前，告訴被她俘虜了那顆心的遊俠騎士吉訶德做

了甚麼事就夠了。

比斯開萊婦人的隨從看他阻止馬車不能前進，使用拙劣的比斯開話要他走開。但吉訶德是不屑於與他打交道的，因為他是個侍從，但那個比斯開人却不聽這一套，居然拔刀迎戰吉訶德先生，而且幾個回合，便劈掉吉訶德一隻耳朵和半邊頭盔了。這使吉訶德極為震怒，就以拼命的姿態與之戰鬥，把那些人都嚇得打哆嗦。戰鬥的結果，比斯開人終於落下騾子來，最後在吉訶德的矛尖下降服了。

照例，唐·吉訶德要那些他認為被自己拯救了的美人，以他的名義到絕世美人達辛泥亞之前，聽憑她發落那開比斯的下流人，等到她們應允了，才饒了開比斯人揚長而去。

這是一次勝仗，桑科·判紮沒有忘掉主人應允他的海島而向吉訶德請求賞賜，吉訶德先生認為那只不過是冒險的開始，所以還沒有海島給他。他又給他的僕人一個更大的希望，讓他將來去當子國的國王。

耳傷痛得吉訶德先生難當，桑科弄了麻布和油膏爲他包紮起來，然後向前再去冒險了。

吉訶德和桑科在一羣牧羊人的茅鋪裏住了一夜，牧人爲他治療刀傷。當然，少不了他又得爲那羣粗人說些騎士冒險的經典，正當這時，來了一個年輕的小伙子，他告訴他們說：「著名的學者克示索斯吞，爲了大財主威廉的女兒馬賽拉而死了。」

他們說着學者克示索斯吞與馬賽拉的故事，他們說：馬賽拉他們見過的，早先她是一個淑女，自從父親威廉死後，就跟他的叔叔生活，因爲家私多，人品好，幾里方圓的人都向她叔叔去說媒，只是沒有一個被她看中的。有一天學者克示索斯吞就在他後來指定埋他的樹林裏的一棵軟

木樹下的岩石旁認識她的，就因爲她喜歡穿着牧裝，克示索斯吞也扮起牧人來了。

「遊俠騎士先生，多少牧人爲她的美麗嘆息，多少牧人爲她單戀，在克示索斯吞的葬禮中，她一定會來的，克示索斯吞是一個大學問家，明天送葬一定很熱鬧，遊俠騎士先生，你老人家不能錯過這個機會。」

「好的，我一定去。」

唐·吉訶德先生，不能不去睡了，因爲他的傷實在痛得很厲害。

克示索斯吞的葬禮，依照他的遺言辦理了。他在生前好友，以及前來看熱鬧的牧人們的哀禱中，永歸於他母親的懷抱——大地。

爲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愛情聖者，維多唱了他的絕命詩；其中曾提及對馬賽拉的愛情，並有些怨恨之意。當馬賽拉也前來哀悼克示索斯吞時，他生前好友安卜羅細阿一看見她，便吼起來。他說：「啊！妳這山中的惡怪，妳是要看看這個被妳送命的可憐蟲的傷口，能不能因你的出現而重新流血嗎？或是來表現你殘酷心腸，虐害人命的功績？妳趕快對我們說，克示索斯吞在日，從不違拗妳，如今他死了，自命爲他的好友的我們，也都謹謹的服從妳。」

「我不是爲你所提的前來辯解，你們留心聽我說，我的美，引誘你們都愛我，難道我也應當以愛來報答你們嗎？憑我的良知，凡美必然柔順，可是我不懂，單單爲了被愛，就非以愛還愛不可？倘若我醜你美，我因你的美而愛你，不管你如何都得愛我，這話聽起來就怪了。即使是同等的，也不一定需要相愛。總之，愛情不能強迫，老天生我美，你們愛我就要我也愛你們，倘若老天生我醜，你們不愛我，我是否應當怨恨你們？所以設若克示索斯吞真因我的美而死，那也不能責

怪我吧？美貌倘生在一個貞節的女人身上，就譬如遠處的火，或一柄鋒利的刀，你要不太接近它，就不會受到傷害。」馬賽拉的答辯，正如她本人一樣美，真把在場的人們震懾了。

馬賽拉說完話，掉轉身，向深山中奔去。有的人要去接近那火，接近那鋒利的刀刃，然而都被吉訶德先生勸阻住，而他却等那些人走完，自己和桑科向馬賽拉去的地方追趕她而去。

在深山裏走了很久，也見不着那個絕世的美人，累了，他們就在有水草的平原上休息，吃些乾糧，收放洛稜喃提和桑科的驢。

遠處有楊固窪人也在牧馬，因洛稜喃提向他們的坐騎求愛，楊固窪人便用扁擔把洛稜喃提打倒，吉訶德先生爲了他的坐騎，提刀殺將上去，未料主僕兩人都被那二十多位楊固窪人打倒了。他們受傷不輕，吉訶德把這件事歸咎於那些人不是騎士，只是一羣盜匪，所以才不遵守騎士的規則。

勉強的站起來，把驢與馬扶起，向大路走去，幸喜他們碰到了旅店，雖然明是旅店，但吉訶德硬說是堡砦。

他們爭論着，不管如何，桑科和他實在不能忍耐的住進去了。

老闆，老闆娘和他的女兒在娼婦馬立托奈斯的協助下，醫治了吉訶德主僕的創傷後，她們便離開。馬立托奈斯原是和一位住店的脚夫有約會的，等到人們都睡着以後，那位在吉訶德心目中的公主摸索着來了。吉訶德因受到那些武士書的影響，對於旅社都幻想爲堡砦，當然店裏的女人不是夫人便是公主。如今他以爲崇拜他這個天下無敵騎士的公主前來跟他幽會，疼痛難以入睡的吉訶德先生，在黑暗中一把將馬立托奈斯往床上拖，緊緊的摟住她，說出些不能背叛托波左之達

辛泥亞，同時因受傷也不能對她的施恩加以報答而歉疚的話，這時馬立托奈斯知道已經弄錯了，在那睡了三個人的房間裏，既不敢叫，又不敢逃，她只有悶聲不響的掙扎。

這一切，都被慾火中燒而睡不着的那個腳夫，對於吉訶德的話，以及他們的行動都聽得非常清楚了，他以爲那娼婦騙了他，早已忍耐不住，起來便把吉訶德打了一頓，把那原本不太牢的床也打垮了。

店東聽到吵鬧，就知道又是那娼婦搞出的事情，前來看個究竟。店東的來臨，把馬立托奈斯嚇得起來躲到桑科的床上，桑科掄起拳頭打她，而她反抗，腳夫看到桑科打自己的情人，放棄了吉訶德而找上桑科，店東則打那娼婦，房裏亂作一團。他們這種吵鬧，驚動了住在店裏的神聖保衛團的一個軍官，直到他的出現，並在暗中摸着倒在地上的、遍體鱗傷的吉訶德，以爲他已死了，便大叫殺人了時，腳夫溜回床上，店東悄然回房，才結束了那場混戰。

吉訶德是受傷了，他決心要試他曾經對桑科說是治傷有神效的那種香油，於是向店東要了一瓶，自己喝了之後也給桑科喝了一些，不想桑科立即吐了。

「據我所知，這種藥水對於不是騎士的人沒有效。」

「你老人家既然知道無效，爲什麼還要給我喝呢？」

兩人爭了一陣，桑科却上吐下瀉起來。

到了這時，天也亮了，吉訶德先生已被弄得精疲力盡，主僕兩爲坐騎配好鞍子，兩人離了那着了魔的地方，又要繼續去冒險了。

吉訶德騎上馬，在店門口用莊嚴的聲音道了謝。他說：「若長，真是打擾了，沒有甚麼可以